

往事

山稔熟时

吴征远

立秋过后，我在城外捡了山稔子吃。初来乍到的秋风没有什么凉意，可是吃着吃着泪水就来了，风里满是母亲的呼唤。我走下山冈，发动车子，朝故乡快速开去。

山冈上的山稔子若是长在贫瘠的岭脊上，果子就稍小一点。若是长在泥土湿润肥厚的山岭边缘，果实则又黑又大，特别好吃。有次我和母亲到山上摘山稔，看见悬崖上长有几棵山稔，不少熟透的山稔在树丛躲躲闪闪。我大声说，妈，你看那有山稔。母亲欣喜地看着山稔，然后眉头皱起来。山稔树倾斜地向悬崖下生长，很难采摘。踌躇了一会，她终于对我说，你站在这里不要动，我去去就来。

她绕了一圈，爬上悬崖，用捆柴的绳子在悬崖边上松树上打了结。借助绳子和旁边的几棵矮灌木，艰难地吊下身子，然后把山稔子一颗颗放进口袋里。她的手不停地在树丛中翻找，然后才借助绳子和灌木艰难爬上来。下到空地上，略显疲惫的母

亲把山稔子从兜里拿出递给我。我分明看见她的脸上和手上都有被荆棘划破的血痕，我说，妈，你流血了。她笑了笑，捡柴划破手脚是常有的事，没关系，快吃山稔吧。山稔有几十颗，颗颗肥黑硕大，放进嘴里满嘴流蜜。我问母亲，妈，你为什么不吃。母亲笑笑说，妈不太喜欢吃，你吃吧，记得把中间那条稔子芯吐了。我一边点头一边囫圇吞枣地把山稔吃了个光。

到放暑假的时候，我吃了母亲煮的早餐，牵着大水牛到丘陵下的一片草坡。我把绳子系在楔子上，用石头把楔子打入泥土中。这样水牛就只能在原地绕圈吃草，我上山摘山稔。

经过一夜时间，山稔熟了。我快速冲上去，一棵一棵地翻找着。这时候，妈也来捡柴了。母亲对我说，不要全部捡完了，等会还会有其他人来。我说，好，我捡树叶遮挡的那些吧，容易看见的留给别人。母亲微微地笑了。

悬崖斜坡处的山稔树比以前长得更加粗壮浓密，自然结有不少果子。我对母亲说，我到下面捡些大的给你吃，母亲说，你要小心，你不记得我曾被划破了手吗？我说，不怕，你忘记了我是爬树高手吗？虽说是斜坡，但灌木长势很好。我小心拨开灌木丛，慢慢用手攀援下去，然后很安全地站在几棵山稔树旁。哈哈，有好几十颗熟得乌溜溜的山稔呢，我小心地将它们摘下来放进口袋，然后慢慢地攀援上去。

我把那些又大又黑的山稔递给母亲。母亲微笑着，把捧在手心的山稔匀一半出来说，我吃一点，另外的留给你爸。我们俩都笑了。

后来，丘陵分给大家种荔枝，山稔倒显得稀罕了。某一年的清明扫墓时，我挖了几棵山稔树在屋旁种下。由于母亲在淋菜时也给山稔同样的待遇，山稔长势很好，三年就有半人高了。每年的夏天，母亲爱撑着木棍，拿个小竹筛，把熟透的山稔摘下来，分给周围的小孩。当然也会留一份给我，我永远是她的小孩。

又是秋天，故乡老屋旁的山稔树应该挂满沉甸甸乌黑的山稔了。父母虽已不在，但家还在，山稔还在。站在小城居室的阳台遥望故乡，风声激起无尽的乡愁。



前阵，我到市里女儿家去了一趟。她说今年没做韭花酱，打算有空去超市买几瓶。

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。女儿最喜欢吃火锅时候蘸韭花酱，我暗暗将这事记在心上。现在这个季节，不知还能买到韭花不？回到县城第二天，一早推着小车去菜市碰运气，转了几圈，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居然真有人卖韭花。走近细看，品相有点老，也可以做韭花酱，就是拾掇起来麻烦一些。这个季节韭花已是稀罕物，有总比没有强，我心里很高兴，让她给我称一点，菜贩说：“这一堆儿都给你吧，剩下也不好卖了！”

我看着她期待的眼神，像吃货女儿一样的脸庞，心里一软就包圆了，一称快3斤，满满一兜。

韭花有点老，芯上都枯萎了。边上授粉的花儿长成一粒粒小骨朵似的青籽，一掐一包水，还不算老，做韭花酱正当时。芯上没授粉的花儿变成枯萎的干丝儿，每一朵上都残留一小撮，大概有七八丝，比缝纫机线还细，收拾起来很麻烦。为了吃得放心，我左手掐蒂，右手将其择掉。

就这样，坐在阳台上，一朵又一朵，认真地对付这些干丝儿，整整干了一个小时，才择好一小堆儿，看着眼前那么多韭花，一朵又一朵，数也数不清，真是个大工程啊。我忽然有点后悔，自己当时太贪心啦！

就这样，我整整抠了三天，手指都抠得疼，总算弄干净这些韭花。用水把韭花泡了，仔细淘洗几遍，再放淘菜筐里晾着，每隔几小时翻一翻，水汽彻底晾干。

随后，洗净一斤绿辣椒，削两个苹果，加适量盐，用绞肉机把这三种食材一起搅碎，操作三次才完工，装了满满两大玻璃瓶，瞧着蛮有成就感，足够女儿吃到明年冬天。

绿莹莹的韭花酱，让人流口水，我用热馒头夹一筷子韭花酱，一口咬下去，舌尖传来韭花的香辣，辣椒的辛辣，香甜的苹果将二者完美融合，唇齿生香，真是美味。也不枉我这几天的辛苦付出，坐着择韭花，腰都直不起来。传统做法的韭花酱，应该用石臼捣碎才是原汁原味。我现在年纪大，力气不如以前，只能用绞肉机替代，算是一点小遗憾吧。女儿是我的小棉袄，对我贴心照顾，我对女儿也得关心才对呢。能给她做点吃食，也让我心生宽慰。

女儿听说为了这点韭花酱，我花费三天，电话里不停地埋怨，韭花酱超市就能买到，何必大费周折，亲力亲为。数落我有腰椎间盘突出，不该为了一口吃的，久坐三天，万一累倒住院得不偿失。听着女儿的“声讨”，我没有生气，反而心生暖意，蛮开心。女儿关心我，才会这么着急上火，但我这个当妈的，不能光享受儿女的孝心，也想为女儿做点小事，圆一份心意。

想到女儿能吃到喷香的韭花酱，我心里像被毛茸茸的鸡毛掸子扫过一样，柔柔暖暖，舒舒服服……

美食

给女儿做韭花酱

张菊梅

本版配图 / 溥儒

